



昭義新編
禮

十五

U 6
4075
3



門 伊 6
號 4075
卷 5-3

昭義新編卷之五目錄



外篇

金公梅贊策

軍中事務大綱 李習齋

俞栗陽書

俞栗陽書

湖西士友

宋子明書

金仲一書

徐敬菴書

申認齋書

趙友三書
邊節谷書
李公信書
李允臯書
朴敬朝書
申彥明書
尹希堂書
朴進士書
俞孟養書
柳恒窩書

宋敏窩書
崔士教書
鄭建中書
盧蓮谷書
俞栗陽書
宋升煥國書
李紀仲書
朴聖悅書
具致岡書
徐明濬書

崔文殊書

李伯五書

柯汀講說

李錦溪書

高後凋書

崔舜命書

俞景章書

崔性佐書

姜復齋書

崔勉菴書

裴竹軒書

李致心書

蔡寒石書

蔡牧南書

劉聖一書

邊聖中書

邊元春書

趙啓學書

南胤五遼上從學記

邊景學書

劉松青書
魚升汝書
王原初書
金斯文書

昭義新編卷之五

外篇

金公梅

思鼎贊策

一今此義舉之由檄文及通文先言上報 國母之讎次言不可剃頭之事事

一今日義舉之準的糾合八路忠義之士倡義立旗齊心八域討滅賊弑我 國母之逆徒掃除脅制我 君父之凶黨伸大義於天下扶綱紀於萬世然後待罪於 闕門下以待處分為準的事

一噫彼凶徒若干之輩向雖受首此不過彼輩中失勢之徒即因衆心之憤菀乘機爭利自相殺戮者也豈可曰王



法有伸乎今日所謂各部大臣卽向日吉弘之一貫心腸也驟觀外面或有可疑恕而究其腸肚反有浮於吉弘也今日之事不可不先討我國賊然後可議討他賊也爲先臚列諸賊之罪狀布告八路榜揭京城四門雖使街童走卒明知大義之討逆而入城之日不至驚動一齊響應事一諸逆之罪名揭榜京城四門及各處通衢大路有能斬首來納軍門者信賞幾千金慕義爭利者未或無之而設使無應彼輩聞之則喪氣落膽而雖諸夷因以指目滿城士卒爭相偶語矣渠輩雖有賁育之勇莽卓之勢自然內以疑懼外而驕腆不知寘躬之所矣此所謂先聲奪人也

義討之日少不可解緩事

一哀痛 密詔凡爲今日臣民者孰不感泣痛迫也忠臣義士奮拳張膽畢義效死之秋也八路忠義之旅非不在在爭起而人各自以爲大將分不出一師無紀律其何以完大事乎自 上密詔金相公爲都體察使今旣數月寥寥無聞雖未知秘策之何如甚用訝苑爲今之計重臣之中忠義智謀平日爲 主上親信爲朝野倚望一人推爲盟主指揮八路義旅咸統於一左右進退嚴有節制乃可成事急爲深諒事

一今日之事旣判大義忠逆關頭斷不可使賊邊觀望之

鞏順逆沮戲之說潛行矣凡列邑之守令已爲剃頭不問罪之輕重爲先斬首雖近日不剃頭而新任者皆是正陽允用之瓜牙也無非外義而內賊伺察我動靜暗相通報者也不可謂之 上之命吏而實之者也卽爲發檄各邑一齊逐送以明先治黨與之義各邑守城將各其邑平日欲望爲一邑服從者擇定無使國藏爲奸吏乘時弄奸至於欠縮事

一西北三道亦多義士倡起雖未知誰某爲首倡必多剛劉勇畧之士矣卽爲檄通互相響應入城之日期於一齊勇赴事

一 一 枝義旅既入南漢此可爲先得地形爲彼賊腹心之患而所可慮者糧道之難通則急爲密約各義所以爲後援輸送軍糧事

一 水原一路爲三南要路總口京城咽喉一枝重兵不可不急爲鎮守以斷京城糧道以招南路義旅廣儲錢穀以豐我軍需而若斷京城糧道則無過一月之內京城內外人心大變不待義兵之入城城中之民必爭以逆賊之首以應義兵矣此不可小緩事

一 三南爲 國家錢穀之府而若不預究措劃之方必奸吏幻弄彌以義兵之所用矣將來入城掃清之日將何以

供進 御用餉給軍糧耶此雖為迂緩之說為今日義旅者不可委之於他人而辭其責也預究良策事

軍中事務大綱

李習齋宣慎贊策

一雖在百忙之中常念道不可須臾離之義而體認之誓不負天生德於吾人而又降如斯之大任則有不可自輕者矣

一日以忠義激勵士卒必曰倭賊者逆弒 國母勒刺君父奪我土地人民壞我禮樂法度使我華夏四千年相傳正脉至於掃地以盡也誓不可混處中華任其所為又曰勿謂削髮無害削髮之日即是陷死而人類靡有孑遺

之日也勿謂義兵無用義兵解散之日即是人類削髮無遺之日也豈徒人類無遺即是堯舜孔朱之道滅熄之秋也又曰義兵所誅皆賊邊人也義兵所聚皆國邊人也以賊邊為命吏而謂之不可誅也以國邊為亂逆而謂之必不可討也此說乃賊邊做出之言實非 聖上之本意也凡我舉國士民勿為此說所沮撓益奮大義益盡心力期於攘斥倭賊而後乃已也

一立一有知人鑑者一人收用人才主忠義智略勇激三等

募兵鍊卒及錢文簿之事各定有司而責任焉不親

細事以專精於大務爲急也

俞栗陽 鎮河書 乙未十一月

今月十五日變禽獸之禍無以復加矣孰謂陽無可盡之
理耶家之存亡猶有不足惜 國之興喪猶有不足念也
惟是伏羲以來華夏相傳之一脉於斯乎絕吾其奈何吾
其奈何哀痛切迫之至卽欲仰天嘔血以謝彼類而又不
能苟延一息尙此舍忍尤覺憤恨也想哀侍雖在苦塊號
慕之中其爲斯道之痛復作如何懷先師付托之重士友
依望之隆不比尋常哀侍今日之責亦已難矣第伏念天
之所以望於人者蓋爲是道也惟其人事之感氣數之迫

不能無今日然必生聖賢以擬其後使大倫大綱不墜於
地若周末之孔子宋末之朱子及我 明季之宋子各因
所值之變而盡其責者也至於近世之洋倭則獨我華西
重菴省齋三先生捨性命而衛斥之以承三聖賢之後者
也今日所遭之象又剝盡而爲坤者也環顧門下誰在其
責扶綱常之大柄守聖賢之門庭果不負皇天之所望者
耶仁雖至大在今則哀侍固不得讓於師也此河所以不
暇自憂而重爲哀侍憂者也然目前之計何以處之耶

俞栗陽書

丙申正月

鎮河竊嘗聞之先師嘗有教曰此天地間事此天地間人

須了當得更教誰人管他豈意今日使哀侍任此事耶嗚呼天之憂患吾道可謂至矣向也降我先師於剝盡之日人獸大判捨性命而衛斥之以盡天職也同堂之內今又生哀侍於坤極之際龍戰于野親與之角以應上天顧望之意其義固有所受而其事之光大足以動天地耀日月也

湖西士友書

尹希堂 錫鳳 趙菊 隱瑤 淳沈 崑山 宜惠 李慕山 冕植 趙華 沼琮 淳趙 青農 龜元

柳四可 浩根 丙申二月

子朱子曰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之不齊天下不能常治而於其亂也亦未嘗

不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嗚呼今日之亂誠萬古天下所無之大變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於是天降華西先生倡道於前門下諸賢祖述於後其始終衛道之切憂世之深血誠足以感鬼神若使當日扶正之論斥邪之章見用於丙寅丙子之間則洋夷之窺闖何所駐足倭酋之猖獗何所接踵而壬午之賊何變之敢圖甲申之逆何亂之更起哉自後十數年之間變出百端而吾黨之士重罹斬伐引義共廢且國家之禍至於母讎主辱而極於薙人之髮嗚呼尙忍言哉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而相推相盪迭為勝負之勢而然歟痛矣

痛矣雖然鄙等之所深恃而不恐者則有之荀子曰昊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返古之常也程子又曰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先儒此訓豈欺我哉嗚呼難之大則人人有救難之職患之急則人人居濟患之位鄙等粗具上帝之降衷其於平日心志向背之辨言行扶抑之際未嘗不隨分立脚明目張膽各自爲力而惟其人有高下學有淺深不能以大任遽然自任於此時遂相與痛哭滾藏於窮山絕海之間篤信大易消息之理以之俟命焉何幸天道復回一聲地雷奮發關東萬戶千門次第洞開義旅振聲凶徒挫氣嗚呼天之愛人果可謂甚矣預出弭亂

之人使此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者老兄果非其人歟

宋子明

尙書

伏以尊華攘夷春秋之大義也撥亂救時聖人之能事也人皆曰氣化盛衰人事興替自是命數之常而人未如之何也夫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爲之事固是聖人分上事然區區愚意則不獨聖人爲然而有爲者亦若是也今四夷開化惟我一邦獨遵先王之制度獨傳前聖之心法衣冠文物爲夷虜之眼釘久矣所謂世臣輩通商謀利之餘開門納賄平至於大變自常人觀之此實不可爲之時也

而先生奮發大勇倡義先舉優會破膽逆臣縮首收斷髮
令而復舊例苟非此舉則小華之名不復聞於天下而至
如區區革幾未免斷髮之夷而歸於異類也此則所以有
爲於不可爲之時而有事於不可爲之事也卽所謂義之
所在命不足道也

金仲一書

先生以華西重菴省齋三先生嫡傳之統爲天地立心爲
生民立道擔當大任而隻手崛起於兩儀冥濛之日仗率
士類表揭復讎保形之旗蓋其所遭則開闢以來創有之
大變其所舉則開闢以來創有之大義也其義撐柱宇宙

炳如日月質諸聖賢而無疑俟後世而不惑者也

徐敬菴相烈書

西計之爲長不待智者而可辨也故向發此計也衆口和
附矣未知近更如何大計一定不可以目前乍便小利有
動其心而變其志也幸須更不用詢咨謀衆獨斷初心揮
軍卽出遂谷招合實谷及海西諸士友踰陽孟而據險於
江邊列邑則似免今日之窮縮而必有大伸之漸矣

申認齋錫元書

哀兄承華重省三先生之後以尊攘衛斥爲已任不忍見
華夏之永夷人類之永歟斯道之永絕其哀恫迫切非身

之生死家國之存亡與計也所以從諸君子居喪爲輕之
論而有此處變之義也賴而旬月之間稍復小中華舊樣
使三千里赤子不至純爲狄獸之民奚但我一邦之受賜
其將有辭於天下萬世矣嗚呼天不悔禍人心難測及使
義旅一隊無所駐足驅而至境外此豈倭鬼亂賊之所能
爲哉不過曰莫之致而致之也卽伏讀所與同門書大槩
以爲此本兩國閑界居民鮮少土地肥饒一人耕可食十
餘人一歲農可支三四歲且其風俗忠厚多仁可與爲善
此時得此實非偶然也果能繼此漸拓柝械斯拔行道斯
允則林木之間苑然有方興未艾底氣像矣間或延攬英

雄教育人才以究義理以講武事徐待天下之清安知無
皇朝龍種起於荆刺如劉文叔復我衣冠廓清中原至
于海左同我君臣父子熙熙皞皞此其第一大業也其次
則約十數同志耕於斯鑿於斯衣吾衣髮吾髮誦法先聖
之書歌詠先王之道誘掖得多少俊秀救拔得幾箇蠢氓
以爲日後陽復之基遂以此終老要之未爲大不幸而亦
不負三先生傳授之法門矣夫如是則吾黨之士第當隨
力所及次第往依如錫元之病拙無謀以死自靖者亦將
含笑入地曰斯文一脉尚在同門長德滅死無恨矣

趙友三書

先生以平和簡易之姿從容純粹之學值世陽九獨任距
息之事不幸頃者夷狄之禍去益滋甚至有弑逆剃髮之
變先生以邱壑一布衣奉天地之心秉春秋之義舉義聲
討而亂賊膽裂大禍中止三韓冠帶舉受罔極之惠矣而
抑陰扶陽尊華攘夷植斯文伸大義之苦心血誠不以困
窮流離而有小衰實天之醞釀間氣以擬乎斯世之否而
非世之間學積累之所可企望也妄嘗念之方今天之
下舉入於鬼魅犬羊之域而獨我先生獨立天地身任斯
文之不責主張討復之大義孔明君實不足多於前昔圖
老尤翁豈專羨於東邦哉雖然盛德大業前定不窮而方

來事機隨時雲變雖以先生之大眼目大力量亦恐做時
不似說時人心不如我心終不無狼貝之慮矣伏願先生
雖此蒼黃困厄之中涵養本原之功不可以不勉也孔孟
程朱之書不可以不講也經綸權宜之道不可以不明也
如是慥慥使吾身心性情之德隨時應物之權粹然一出
於大中至正之道泛應曲當之理則活已死之斯文復既
絕之宗祀卽是我先生之分內事也有何難成之理哉
伏願先生勉焉

邊節谷錫玄書

大義苦節凡天下後世之聞風者莫不同辭興歎曰東土

五百年小華餘脉在此矣嗚呼我三先師之道僻在偏幅
屈而未伸者天欲使之入師中原先驅送其門徒以爲之
基漸焉其任大責重亦復如何哉最是尊攘一事尤所精
察力勉不容毫絲緩散者也伏願勿以窘迫介念勿以衆
憤動心勿以速圖爲智勿以輕進爲計左右底英勇則開
誘薰陶焉流散底餘卒則撫恤而安其所使讀者讀耕者
耕日新月漸積得幾許年屹然成一方時則非徒吾同志
之往從之如江南古族之東嚮馳義者不無有聲氣相求
矣因此傍引天下英雄廣探萬國形勢相與指揮焉則白
水真人晉陽飛龍世無其人則已有則亦必有風雲際會

矣當是時古昔之東海呂尚西河竇黹非先生其誰耶天
若終不悔禍使華夏永夷人類永歎斯道永絕非人力之
所可及無復可望焉則只自囂囂畎畝保吾衣冠全吾髮
膚抱吾綱常使心身自不失爲文明安泰矣且於溘然之
日含笑入地而見于先王先正及吾三先師之地必無
愧怍未知如何

李公信 相珪書

門下中間閱歷臨紙欲書萬行俱下可且略之惟愚公移
山魯連蹈海之行在門下私計得矣得矣其奈大海風浪
篙師忽去滿舶人命愍然不知稅駕之地竊爲我東惜之

也門下之舉義雖不合於聖人之經亦有辭於聖人之權
後世之君子若觀其所值之變則可知其所處之義為如
何耳嗚呼是豈易與不知者道哉所可恨者門下斷斷孤
衷耿耿苦心只在於敵我 君父之所愾報我 聖母之
所讎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豈意以此而反得匪
魁之惡名耶昔晦菴夫子嘗語熙寧日錄曰天下有自然
不易之公論所謂公論者不以一時愛憎毀譽而有加損
也然則門下之心事何患不暴白於天下後世哉但家國
萬里 君親一體斗牛之望風樹之感行路為之代淚矧
門下至忠至孝果能何以寬譬耶

李允臯書

丁酉二月二十日

國變岡極冠裳倒置聖賢二千年道學正統 祖宗數十
世典章法度一切掃盡吾東之以忠孝禮義聞於天下者
更無籍口之地嗚呼尚忍言哉于斯時也先生釋衰衽革
舍經從權以一絲而扶九鼎之重以隻手而擎天柱之倒
蓋天迫於氣數雖不能勝人亦可為剝上之果永有辭於
天下萬世者也凡我圓冠方領具人心腸者是宜奔走歸
向服勤至死上而報國家培養之澤下以答先生知遇之
恩

朴敬朝

廷和書

丁酉二月二十日

古人有言曰天之不仁甚矣又曰天之愛人甚矣如其不仁也則夫何獨降先生於綱紀垂絕人獸混雜之日以存天下之大防以持天下之大經使一部春秋之義人得以聞之永有辭於天下後世哉如其愛人也則是宜陰隲降鑑以赫明命而又何使先生狼狽顛跌流離失所君上之讎未復神人之憤未雪而茫茫宇宙俾無所容其身哉蓋天迫於氣數不得不一治一亂而其亂也又必生大人君子以扶持之擔着之使大綱大法不墜於地是其非愛人之甚耶夫既生大人君子而終於厄窮困悴空言無施以缺一時之望以貽千古之恨此古今人所以不能無憾

於天而謂其不仁也昔孔子作春秋私行筆誅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以白言距跛放淫而楊墨之學熄今先生五十年苦口講辨以明天理正人心者不外乎兩夫子之緒餘而當此洪流頽洞大道將墜之會一絲而扶九鼎微陽而敵衆陰目前事形雖若有所詘而其伸於後者將與天地同其久長日月同其光顯矣亦未爲大不幸也

申彥明書

丁酉二月

文丈以華重省三先生之高弟任斯道授受之責當斯道存亡之秋萬不獲已仗大義用活權起復登壇大聲討罪使亂賊知懼未敢遽遂其凶謀而環東土數千里家家

人尚今能保其衣髮其有功於世可謂大矣然豈初舉事之意止於此而已哉將欲盡殲外夷盡誅內賊上報國讎下保人類復三千里禮義疆土於既亡扶四千年華夏正脉於既絕以伸吾春秋大義斯義也固可以爭日月斯誠也亦可以泣鬼神奈之何反見迫於彼輩士平之辭散友朋之死亡且多流離東西着手無底遂渡鴨水而北嗚呼誰知天之不悔禍至此之甚耶昔吾夫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蓋夫子以道不見行而去猶爲如此况又今道不見容而去當何如今日所遭誠天下萬古無等之大變也今日所舉誠天下萬古無等之大義也若非此無等大

義將何以弭他無等大變也蓋義者隨事合宜隨時處中者故或守常經或用達權然其歸則要皆本吾心太極而無不合於大中至正之道也惟今文丈旣任此大義則其做事立心之際無論成敗利鈍自始至終自首至尾正正當當磊磊落落考三王而不繆俟百世而不惑然後可以爲無等大義而可以弭無等大變天地鬼神之所望其如此先聖先王之所望者如此四方士友之所望者如此矣若吾之所以處之者如此而其效應不如此者天也命也雖聖人亦無奈何處也不然而惟成事是急或於義有一毫苟且未安者則雖建立不世之大功固不可謂清快况

不能建立也乎

尹希堂書

丁酉三月

同義同門之書伏而讀之則字字感淚句句激奮顧此衰病之物且增百倍之氣况有英雄豪傑之姿者安得不踴躍而飛渡耶盖天迫於氣數不得不一治一亂而其亂也必生其人使大綱大法不墜於地吾兄之生適丁此時以扶萬世之綱常以明天下之大義是豈偶然而然哉義之一字本是無所為而為之者也豈以成敗利鈍論其功哉殺一逆黨斬一倭酋足以伸大義而有辭於天下萬世也况今斬殺幾百賊人乎不幸為敵邊人所敗深入異域閉

曠之地自今生聚薪膽視吾力之強弱觀彼勢之盛衰復建復讎保形之旗振發華東忠義之士廓清乾坤昭洗日月快雪神人之憤則其功豈與罵賊不屈而死者同日而語哉如其不然則講業齊魯之間得聞夫子遺風讀其書保吾髮靖獻于先聖而亦以我東先正學傳武夷義秉春秋之全體大用廣布中華古族使知道流海東華夏嫡統則又豈與東偏九泥杜門歛跡規矩於繩墨之間者比而同之哉此又其次也

朴進士

永學

書

丁酉三月

老兄之起實為斯道一脉之墜地也非比於古所謂尋常

義士只爲國盡忠而已也實天下萬古之大義舉也因自
語于心曰天不偶生重省兩先生其門庭信道之篤者得
如老兄之英材而教育之使有今日之舉也其至痛切迫
義膽烈氣苟有人心者孰不欽而慕之畏而愛之如第螻
蟻賤物固不足論而亦有所激昂者冒矢石觸霜雪而前
往原州地適聞忠州之報瞋目久立莫適所向旋又思之
既不得所欲則莫如早爲歸寧老親還尋復路至興元江
上惟見天際黑雲陰陰到此倘作何懷至今淚痕江流鳴
咽微老兄吾其不保髮也微老兄吾其不知道之爲何件
物事也然則山岳不頽其氣不滅河海不竭其節不泯然
則其功豈但爲遼東伯而已哉惜不遇老時也世皆役
役蠢蠢汨沒於利欲窠臼初不知道義之爲何箇物也以
天下後世觀之則實與天地同有無也然則兄之所得豈
徒立揚以顯而已哉若以阿於所好有此言則實非參於
五倫者矣

俞孟養

鎮浩書

丁酉三月二十五日

今日之舉初頭奮迅摧陷足以鼓八路之義氣而有辭于
天下萬世中間堤上一事重於包荒而致失事機然吾之
正大惻怛之情人皆得以見之矣彼徒之凶耻逆腸婦
孺皆知其狡惡其於明天理正人心之道固自若也近日

尤有可觀者一則於中州有喚醒人心之機於吾國有
猛虎在山之勢忠義之士得以奮發而有為反側之徒有
所畏憚而不敢遂此其為力反有勝於擁衆殺賊之日一
則拚吾身而予天下死生夷險不足以動吾心開吾心而
來衆言賢愚淑慝皆足以長吾知居則有幼安化俗之功
行則有堯封限夷之思義日益精仁日益熟以之周天下
之幾瞭然如握瑤鏡運天下之動沛然若決江河得與古
之哲人方駕而不見優劣者豈在乎此雖然事變之不測
義理之無窮此心之難保朱夫子之所憂也今日之舉雖
曰武事其義將以挽回華夏扶植綱常復我小華舊物使
中州之作者取法四裔之變者慕倣也是匪天下之大事
乎成否在天其猷爲則在我而其結梢又不知在幾何時
節其間事變必有不可測者矣脫有一義之未明必遺一
蔽於來世是非可憂者耶左右於患難之中而講討於日
夜之間者不患不周而乃敢爲此唐突惶恐惶恐

柳恒窩書

丁酉三月

天不勝氣數屈伸不得常治常安而亂至於永曆五周
乙未十一月十五日而無以復加矣舉天地爲昏夜世界
皇天上帝之所震懼而譴怒者仁人志士之所哀痛而迫
切者於斯時也安得無諸公萬萬不得已之舉也乃爲鬼

魅豺狼之所驅逐顛沛分散死亡相續此何理也此何言也然往無不復者天運也天運之來復必由於人心向背之如何也今日天地間陽脉分明是巖下舉義諸公也以一線微弱之陽欲敵彼充塞宇內之陰沴穢氛其可容易乎姑且收聲屏氣退處閒地到得剛壯然後可以光宇宙而春彼萬物也今於荒閒寂寞之濱與二三同志勵精嘗膽整理舊業者是皇天欲使一脉陽氣專精潛養以爲七日來復之基也惟諸公念之哉

宋敏窩

敏繁

書

丁酉三月

四千年唐虞華夏正統寄寓在吾東二千年魯鄒道學淵

源亦寄寓在吾東柰之何鬼魔犬羊之徒得意恣橫使一片孤嶼舉入於洪流頃洞耶 君父受難洗之辱 國母被刃極之禍人類盡化爲禽獸天乎天乎此何事也此何心也吾兄以山林宿德釋裘而起擔當天地間事自大夫士至胥吏編氓不失其正性者踊躍舞蹈或以身助之或以物助之聲勢大振庶可有成西風所驅高駕此征寂寂乎故國三千里尊攘衛斥之義不可得以復覩矣然以高明之豁達大度不肯屑屑於海外偏邦其將行之中國以重關乾坤重新日月使天下萬國舉受其福耶

崔士教

承勳

書

丁酉四月

先生嘗教永勳曰方今華夷雜處倫綱紊絕冠裳毀裂邪說充斥際此天心無可寓之處而祇是寓在於讀書人方寸間而已勉之哉云永勳聞甚味之銘佩不置矣安知昔日先生之言與今日先生之事暗合為識乎見今天道垂於坤剝人類陷為禽獸於斯時也先生釋衰服建義旗旁招士友上下周旋蓋欲回陽扶正恢邦復讎之意非為愛身濟私耀武收功之計也於是章甫雲集郡縣響應茲豈非宿德有望聲氣相及而然耶將大有為遂至債敗蓋關於氣數之否替非損於德義之炳明也先生於重省兩門博學得宗於春秋一部優遊精析讀書之功孰與先生哉我東方四千年禮義正脉天不必欲殄絕之故使先生廓明其將晦之義振舉其將墜之綱可謂天心在於讀書人方寸之間也

鄭建中

華鎔書 丁酉四月

今日所擔負者三綱五常之道四子六經之教尊華攘夷之義扶人抑獸之事也所期就者堯舜文武之域孔孟程朱之墟作來復之基待天下之清也其在顧不重而其事顧不大歟是則不可以一家之悲歡一身之安危一時之苦樂一事之成敗而止也決矣

盧蓮谷

正變書 丁酉五月

春間西轍之回獲奉義旗渡鴨百靈訶護得保全安之大
略天地爲之生色日月爲之生輝若其朋徒故舊之喜情
則猶屬第二件也噫宇宙大勢自蠻夷猾夏之時已有羸
豕乎躅之患而駸駸以至今日則其蔽塞之極遂為黑宰
之地矣尊座慟天心之泯漸哀人理之滅息不顧一己之
私而特出萬死之力以倡迫不得已之舉其至誠惻怛足
以質皇天后土勇猛奮決足以凌秋霜烈日雖勢單力薄
不能決衆陰之邪然因此遂使天下萬世皆知人類之所
以為人類中華之所以為中華則其功烈之卓卓偉偉又
孰與京哉當是時也凡有血氣者孰不欲獻身義陣以效
死綏之志而顧此頑鈍昏憤之物乃敢自占便宜視若楚
越少不動念天理人情胡至於此極也每日夜循省內心
焚蝕莫知所措也幸蒙仁慈假借容貸使得從容優遊於
閒曠無事之中此其眷愛顧存之深不啻若骨肉則雖隕
首結草無以報其萬一也聞其溪山雄麗又有黍稷魚藥
之利豈天藏吉地以待今日耶或曰此淺近之說也在昔
東土之將用夏也中華為四夷標準故箕聖由此路東出
以為造小中華之本在今中國之將變夷也東土為四夷
標準故毅翁由此路西出以為復中夏之本蓋造化之妙
其始也必伸伸之盛則必達於遠故自內而及外也其終

也必屈屈之極則必反於本故自外而及內也此晦根葉
敷木落歸根之理也嗚呼天地感應之微鬼神往來之機
非知道者其孰能知之此仁天之心而實理之蘊歟

俞栗陽書

丁酉五月

客夏金君演祖之出今已一周而自後哀座之生死去就
未由奉聞此豈人情之可堪哉雖其途道聽說不一而此
皆異趣之論何足憑信而豁此意也料外金君伸一親經
歷這裏來以長者命歷訪湖海寂寞之濱略道數語不覺
雙淚交下不能成聲豈昌黎所謂見元賓之所與如見元
賓者耶心神稍定復延于座第聞其間艱危之狀邦中形
僂之勝此固天之不欲喪斯而使哀座有此行仰風馳心
不任歆歆也嗚呼中夏而夷狄吾道始東矣東方而禽獸
吾道復西焉此非剝之上九已極於外復之一陽又生於
內者耶觀變玩占半夜一聲雷特地噴薄乎宇宙之間破
頑雲而決重陰為傾否回泰之象庶不遠矣第乞哀座千
萬自愛居閑養德益勵講學滌堯舜文武之境上明孔孟
程朱之淵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聖賢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也要之我三先生之有望於哀座者也昊天
之不忘於哀座者亦此也幸勿以人廢言也

宋卮煥國書

黑宰今天之下地底一脉無處可保天地之心神人之望
惟在吾儒一派而任斯責者即先生也先生亦既自任之
故至有今日之踴躍伏願益懋已盛之德益講已精之義
凝而畜之有山嶽之重虎豹之猛發而施之有雷霆之威
鈇鉞之斷內而固結民心因不失親外而齊合士氣動必
待時興復保華之間要有實效乃已勿使諸文字所云云
徒作一時之快說話千萬血祝

李紀仲

肇承書 丁酉五月四日

伏念此事乃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者也苟能至誠做
去則天理所在人力所到必有半夜一聲雷出地奮而萬
戶千門次第開之效矣伏願勿輕動以失體統勿緩圖以
失事機勿自小自微以負帝託勿自侮自荒以乖人和內
而致幹天樞立人極之功外而成回狂瀾禦洪流之勢使
先王先聖更不至悲憤遑汲而天下後世永賴其化如何
環顧今天下惟任斯責者先生而已幸須益修已成之德
益講已明之義用副天地神人顙望祈祝之情

朴聖悅

胃淳書 丁酉六月

渡江以後事如隔重溟而春中一二士友之東也祛其橐
出數篇大文字示之其一字一句莫非至誠惻怛可質神
明而至其所以措畫之方又皆有條不紊大者興復故國

掃清妖氛其次衣吾髮吾要不失華夏典型伏讀未半乃
知大君子範圍規模有非常情可及灑然如發蒙見青天
睹白日矣大凡天下事窮到極處必占來復而今日之勢
或庶幾焉豈所謂天相其間而不使斯道之終晦于天下
也歟顧今以一身而任天下綱常之責則一動靜一語默
尤不宜自輕竊伏願趁此時完養精力益懋實學必保我
伏羲以來相傳之道脉則凡海內外中行獨復之士將輕
千里而至矣異日之傾否濟屯亦豈舍此而他求也哉天
之所以降此大任別般玉成其意非偶然耳

具致罔

鳳書 丁酉七月

白川鄉人具鳳書謹再拜致書于遼館柳斯文執事竊惟
天地氣數之變其來已久至於 皇明甲申而極矣天地
翻覆冠履倒置剝床蔑貞神州陸沉區區一線微陽獨寄
於青邱一片之地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淵源正脉不絕如
縷以至今日天獨何心尚不悔禍西洲妖氣瀰滿宇內浸
犯東土載胥及溺毀 先王之服刺吾 君之髮當此時
節鳳書雖無似亦是天壤間稟彝性之物粗知陰陽淑慝
向背之分不勝膽戰髮豎而扼腕奮臂有生非榮死亦快
之志每欲起發者凡幾回而羽翼未成不能奮飛勇力不
及不能踴躍所以蹲蟄窮鄉虛度歲月然慷慨之悲鬱拂

之氣未嘗一日不彌滿于膏中自聞執事之舉義乃知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而後乃可爲也執事此舉可謂洪流砥柱疾風勁草明天下之大義扶天下之大經日月不墜則其氣不滅山嶽不頽則其節不泯者也至於成敗利鈍不必逆觀東土千萬人中執事獨爲野戰之龍安得免其血之玄黃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是則堯舜以後四千年道統之脉 祖宗以來五百年培養之氣咸萃於執事之一身其所擔任之重且大者當何如哉古者周公居東孔子畏匡夫厄窮之來聖人亦所不免執事所遭之艱難危險百倍於聖人之厄此時勢之使然也氣數所關生丁不辰亦復奈何噫微執事吾其被髮左袵又矣一飯之德猶云必償而况賴執事之功尙着先王之法服尙保父母之遺體鳳書雖不敏寧不知德哉然老病衰謝無力報答無計圖酬尙且晏然在家以爲全軀保妻子之計有時內省不覺心愧而顏辭執事既登九仞山頭足無一蹶擾擾路傍子吹毛覓疵之說何足芥意善終之策只在一簣如鳳書愚拙者曾無一計愛莫助之雖然明夷之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困之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惟以是奉勗焉頌慕德義不量僭猥妄言及此不勝悚惶之至

徐明濬 在衡書 丁酉八月

當此千古所無之大變莫不惶惴蒼黃奔走之際忽傳義聲南來刺令中止聞者皆奮然曰此世亦有抱大義之丈夫能扶既歆之器乎小子亦謂何處學古之義士倡起此舉也及其得見檄交而至於紙尾露出姓名處則乃先生名啣也肝膽驚塞寒栗遍身此何等消息耶俯而思之所懼者一也所喜者一也夫兵死地也以平生所養之重體一朝立於矢石之間冒寒冒暑且馳且射萬分危道也所懼者是也舉義之日賊輩縮首勒削之事中廢使我偏邦庶免夷狄之形則有功於生靈垂義於竹帛所喜者是也

崔文殊一浩書

國家乙未之禍前今所無之大變逆臣輩締結狡夷竊弄國柄而不足弑 國母辱 君父又為不足毀人形為禽獸華脉聖道於是乎絕矣先生以為亂賊不討華夷無分綱常大道何以扶植於是建復讎保形之旗致討聲罪使一國皆有以知患逆之當別華夷之有辨而使吾道之幾千年於中國五百年於左海者得以不絕此所以有關於一治而道之大統於是乎有在矣

李伯五

東極書 丁酉九月

先生自早歲親炙於華重省二翁之門得聞大道之要體

用俱全綱目該備迨夫當變而處本國也舉天下之大義
我人賴之而得別乎人歟之分不幸而入中國也守天下
之正道漢人觀之而有感於夏夷之辨焉則五百年我
朝培養之功結梢於先生之舉義四千載先聖傳授之緒
有實乎先生之守道孰不謂之大哉孰不謂之正乎三翁
在天之靈想有莞爾於帝側而陰隲冥佑乾淨我土掃斥
羣醜使先生得將見邦國之再造天日之復明而還整几
案望重山斗耶

柯亭講說

柳鳳錫問家從兄三年未侍几筵矣孝子終喪人倫大節
永無可還則豈不爲終天大慟今既有 命召之寧則往
來自無防禁得無還鄉伸孝之道耶錦溪曰愚以守義不
起作書效忠矣今以伸孝大節較彼煞有緩急當一番爛
商矣恒窩曰今聞商確之論却有恍惚大抵釋襄徒戎本
爲 國家安危斯道存亡而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及其釋
兵之日宜卽還侍几筵居喪以禮毅菴處地爲形勢所拘
不得伸誠今無所拘則豈可遲滯一刻乎鳳錫曰在彼而
團聚士友講明道義以爲陽復之基是吾從兄之苦心也
今爲伸孝徑歸得無違心敗事之慮乎曰講明斯道以基
陽復豈不是大事但豈有闕却面前當行底道理而計較

將來盛大事業乎若以伸孝為小節講道為大義則畢竟講明者甚事伸孝以後歲月自在往來行止綽綽有餘何患乎所願之不就又何有顧忌依違之意哉毅菴聰明迥出尋常想已曉達此義如或未然盍為專使聞之

李錦溪書 丁酉九月

此因講會到柯亭與恒窩汝翔二兄為吾兄今日處義反復屢日思得半常坦易底道理而恨不能早講及此也夫居喪以禮孝子之大節也於此而有欠有闕則終天之痛徹地之恨無處可伸而無時可已也向日吾兄釋衰服而從金革蓋以大變所迫萬不得已權宜行之者也若其狼

貝而渡江也亦出於不得已至於釋兵之日政宜歸侍几筵終喪伸孝其柰形格勢禁末由也已故遂就所居之地設壇號哭用伸孺慕之誠亦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今則削髮之禍停止又有專使往招之舉形格勢禁不可不謂之少弛而孝子終天徹地之痛得有可伸之路矣未知孝思惟切已促駕歸國耶抑或有較重且大底道理而堅執不起耶大抵道理無窮人見有限惟吾兄以廣大特達之明更加財度處宜得中毋致悔吝

高後凋 錫魯書 丁酉九月

古語云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巨

萬古而烈烈不滅也近者甲乙之禍萬古所無之變也先
師脚下人及諸處多士義不苟辱或有殺身成仁者或有
抱一統之春秋任千古之綱常朝夕薪膽深謀密勿以圖
後舉者此乃純剛至正之氣鍾於此人者耶明天下之大
義立天下之大經此所謂日月不墜則其氣不滅山岳不
頽則其節不泯者也嗚呼向者若無毅翁一隊人則天地
渾爲黑死之局而使我禮義之邦舉淪於禽獸之域將何
以有辭於天下後世哉

崔舜命

永高

書丁酉十月

門下死而復生去而有復亂而爲忠匪而爲義是孰使之
然哉意者天不欲盡喪斯人欲以一人擬之於其間以爲
扶持奠安之而非有患難窮迫以先之使之固其心忍其
性以增益其所不能則無以爲任大責重之基故或陷之
死或逐之去或加之亂黨匪徒之稱然後眷顧咨嗟轉幹
造化不惟生之非與不死而有光不惟復之並與其去而
有名不惟洗其亂黨匪徒之稱而已昭其大忠暴其大義
使天下萬世有以知三綱五常之重而終免斯人于夷狄
禽獸之歸也彼以不終喪爲門下之罪者不知輕重大小
而論也惡足與權天下之事哉然則門下之不幸非不幸
也乃天所以玉成者也門下之功非門下之所自爲也乃

所以奉行 先王先聖先師之意也門下何與焉而永高
何戚戚於門下哉

俞景章書 丁酉十二月

先生一身雖曰七尺之微 宗社之安危存亡繫焉世道
之污隆消長在焉烏可以區區目前之悲憾傷吾和平之
體以忘遠大之計耶仰而思之 君父莫大之辱 國母
莫大之讎猶未得報而魚頭鬼面尙爾充斥於廟堂之上
矣遠而望之天下至廣兆民至衆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更
無一點子陽脉而舉已淪沒於黑暗之中矣夫先生之仁
睿爲此而痛悼矣先生之勇嘗爲此而舉義矣斯義也非

一人一家之私故乃天下萬世之公義矣斯義而得行焉
則不惟 宗國之可安讎怨之可報而已唐虞四千年華
夏正脉孔孟二千年道學淵源賴不墜地而爲斯人之徒
者舉受其賜矣先生責任之重彷彿若海涵地負而一身
之在天下者又如兩儀昏濛之一星洪流傾洞之孤山豈
可不自重而自愛乎

崔性佐 在道書 丁酉十二月

環東土數千里禮義之未盡泯滅人類之得免禽獸是皆
先生之力也其義之正足以質鬼神而無疑其功之大足
以抗泰岱而不墜豈可以口舌贊哉凡今舍氣懷生之倫

孰敢不戴再造之恩而奈之何媚嫉者多必欲吹覓擬以一葉而遮穹窿之大不仁不智其亦甚矣夫大君子立身行事既合於天則不患不合於人既得於內則不患有失於外彼齟齬構捏自當蚊蚋等視不足以動吾一髮

姜復齋

健著書戊戌正月

世變罔極陽脉垂絕舉國滔滔淪於禽獸之域而惟老兄奮不顧身首倡大義使亂臣賊子知所畏伏宇內蒼生得全體髮其功實有光於禹之抑洪水孟子之闢異端何其壯也迫於氣數雖不得見伸於當世亦足有辭於天下夫復何恨乎妄自以為事變叵測義理無窮所執雖極正大苟不更加明理酬應之際恐不無差謬切望吾兄動心忍性百倍勵精隨處隨分講明義理為後日陽復之基吾黨幸甚天下幸甚

崔勉菴

益鈺書戊戌正月

今日之變履霜已久無容更恠惟所恃以為不懼者賴有重省兩翁而已自夫人之俱亡殄瘁日甚極其終至於座下之身而百責攸萃所值尤難決不可循常守經談笑而道之耳然則座下前日之舉實所以扶持綱常培植義理使天下萬世有以知君臣之重華夷之嚴而為切於斯文亦大矣彼不知此而徒執終喪之說以疑座下者小之見

也惡足與權天下之事哉最可怕者無論時象之有形無形目下切急如水益深未知何如則當處得善不至有大過耶餘生不多所願得正而斃而已幸勿相外指示一二亦願座下益講義理益篤所守以究未盡之業以惠斯人之徒是今日之幸也

裴竹軒幹白書

聞變之初卽欲仗劍就溘顧以天理孔昭不終長夜黑宰累拭淚眼仔聽地雷忽消息南來羽檄星馳風聲所加百邪屏息自不覺哭踊三百距躍三百也此時此舉真可謂砥柱洪流棟樑宇宙扶元氣於兩間樹綱常於無期也凡今之人食於斯寢於斯得全其髮膚者是誰之力更祝千萬兢兢隨機密策克濟大事無負皇天顧托之意士民顛望之情

李致心正奎書 戊戌二月三日

尼聖之微服鄒聖之設兵皆以有戒心故也然則聖賢之有戒心其所慎所處可知也或已鑑燭畧降燕安時繩尺典型使外人有無別於眾人耶若於此世非先生恢廓之度精一之德無以應百變得當之義是豈非天意已使先生當一治者乎小子只欲觀先生所處如何而推驗天道之循環如何也此非啻小子爲然細觀衆人之心則亦皆

然也千萬下燭非敢曰先生之知未及此也雖恃聰明之
至或恐於徑竇間爲衆論所泥也

蔡寒石

洪冀書 戊戌三月

先生東還終喪殆天所使也所以輿情自幸分外之望如
嬰兒之失母而復見以爲將有依歸而恃之若洪流砥柱
暗聾跛躄庶皆有生氣不意千載之下凶黠復出使先生
有微服去國之行天地為之失色往古來今寧有誅亂賊
黨與而反來其枕戈之報乎適足爲渠輩之自取殄滅而
在昔先生分上不足爲變也然其在人心世道寧不寒心
而可痛哉人性陷黑已久雖此無前之變恬不以爲恠而

還見彼輩聲勢相連鼓動其波使一隊忠義之士不得隨
分安接而盡為逐出以致全國空虛自茲以往醜夷凶賊
日益恣橫而若箇守舊人轉益孤單少有熱血者携手共
此勢所必至也然豈彼輩所能使亦豈吾力所可致也
或者天意亟欲別開根基於閭界以爲存華地而先且驅
迫於困窮未免有一時之棲屑也然立定根基以圖興復
若百次第尊書所謂保守一隅最後不得已之末計者無
乃根植基建之始謀耶若無一隅之先保將於何處立得
根基耶故愚以爲異日興復之策先自所謂末計上做起
而不在他也

蔡牧雨

洪斗書

戊戌三月

凶徒不能蓋愆而世濟其惡無義無識底一妄毒人也此無可論而為其知舊親戚者或以義理喻之豈可行悖如是乎此可見世衰道微公論之不聞也無恠其外夷橫行繼之以剃頭之禍也然天將華夏一脉付在先生一身上久矣匡人其如先生何哉

劉聖一

道銘書

戊戌三月

皇天為氣數所屈伸不能常治而有變亂古之洪水猛獸是也既有其變亂則又必生已亂之大人使之廓而闢之古之大禹周公是也嗚呼今日夷狄之恠有甚於水獸先生之舉無愧於禹周而乃反見敗堤上而離散江北抑亦何哉縱饒知天之不可怨而憤冤之極豈可安然而已一思之天既以太任降先生故必稱拂亂所備經千生萬受底真境意味使之玉成而收功於晚後也

邊聖中

錫龜書

戊戌閏三月

先生以華重省之嫡傳承魯鄒朱宋之緒卓乎以明天倫正人紀為一生之命脉毅然以尊中華攘夷狄為當世之標準以故當天下萬古非常之大變行天下萬古非常之達權一鼓而活我二千里全局之黑死一麾而扶我四千年華夏之正脉可謂幹旋乾坤棟樑宇宙終不可以成敗

利鈍持論於其間是故八域含生莫不仰如山斗而志道之士皆欲執鞭而從之又零散於萬山草樹之中讀其書行其義者何限矣雖以小子之蒙昧惟帝降衷尙有不盡昧者故日夕馳義不容自己

邊元春 東煥書

今天之下先生得千聖之心法四方願學者無問才與不才諄諄善誘各克其量而且當窮陰剥膚之日不忍見先王華夏禮義之民盡爲禽獸魚肉一舉義旗八域響應此豈非先生之德感天應人使民彝不墜者乎不幸而爲亂臣賊子之所迫至於出疆此豈非先生之道至大至剛不能使小國容之哉

趙景習 啓學書

先生以平和簡易之姿早事華西先生受克復之訓繼遊重省之門尊聞行知前後四十年之間其所以謹善利之判擴仁義之端者固已無所不用其極而德之積於內者極其崇深光輝之著於外者極其盛大一世士類無不心悅誠服願趨於門下真所謂儒林宗師曠世碩德也况當孔道滅絕夷降爲鯁之會興義旅討夷狄明大義誅賊臣光國家於天下存綱常於萬代其事業之大將與天地同其久長日月同其光顯矣是豈非天降大任以當一治之

運數哉然則數千年聖賢相傳之道粟尤之所授於華省
兩翁者特存乎先生之一身而凡今同具秉彝不欲爲小
人下流之歸者舉莫不有父事之願

南胤五

未泮

遼上從學記

戊戌八月

乙未大變凡有彞性者莫不慟哭憤恨思欲討復尊攘而
壓於亂賊夷數宇內大同之成勢無敢先發毅菴先生以
達權大義捨俎從戎先倡致舉國響應賊夷知懼勒削之
禍得止其爲功也存聖道於幾滅保華脉於已盡所以人
皆感服德義無論遠邇賢愚愛慕敬畏而至於賊黨始雖
以匪徒目之平亦皆以忠義君子許之矣若 君上則始
下 密諭勗之以忠義後降 召命獎之以忠義乃實心
實 命也永洙不遠數千里趨赴托跡以先生所主張之
朱宋大義將終身誦法思有以廣之家族知舊以報 先
王先正培養之厚澤矣

邊景學書稟

戊戌七月

國家不幸亂賊讎夷外內締結致有弒逆毀削之禍而凡
服儒冠儒誦法華夏聖賢者咸玷死亡大道墜盡爲莫大
之慟而國之存亡猶是第二事也雖以承洙之蒙昧亦知
此慟氣短臆塞罔知爲生惟我毅菴先生以達權大義釋
裘從戎首倡於湖左以致舉國響應聲振宇內外夷知戢

內賊亦懼勒削之禍得止一國咸蒙德惠而其明天理正人心扶聖道保華脉之功亦有辭於天下後世矣凡為人類者莫不感德服義而欲致身於其左右竭心力而與其事也承洙昨年春千里遠來侍聽六七箇月請業觀感得遂平日依歸之大願及先生承恩召入疆而因得還宅闕祥禪於其行也語之曰國若復舊歸隱邦內若不復舊終客遼東凡為我落後者喫苦苦守以待我來國之復舊何可必也承洙承命復留經冬矣今年春暮先生果復臨此地又得老成宿德及年少羣彥十數人同周旋於講學習禮之場知有興况渾忘旅困又獲聞有約定義諦曰萬古華夏一脉墜盡之餘準保其典型以基來復固其望也雖加一日愈於已固知此為今日莫大之義死守之資矣然此豈可以徒守乎哉必也學必知方守必有道而後可庶幾也伏望先生特垂一言之教

劉松青

演龜書 戊戌九月

今日是四千年堯舜相傳之道二千年孔孟相傳之學其將垂盡而人類為夷狄禽獸之秋也于是時先生以林下一布衣特仗義而起為勢所限縱不能有以快觀廓清然使吾境內愚夫愚婦莫不知父母體髮之不可不保國讎之不可不報而有所方向者非吾先生之功而其誰耶

魚升汝

聚善書 戊戌九月

天不相吾道神州陸沉四海腥羶而惟我東隅渺然以滄海孤嶼獨保碩果之象典章文物學問節義承四千年相傳之緒浹二千里蒼生之心為天下萬國之長如天之有斗地之有泰不意邇來西波南瀾漂蕩淪沒滄我一隅之孤而遂成傾洞之勢則諸老先生肆氣力而抗之隻手橫障扶天理於將墜植綱常於幾危嗚呼天不悔禍南北臯比次第遷虛而時變之岡極輾轉反復四千載相傳華夏一脈三千里百萬生靈頃刻呼吸之間淪沒剝喪而惟我先生以師門周親得其緒而任其義攀九死之志倡八域

之民大聲力討拯生民於草薶扶綱常於糞壤使子子如縷之一陽賴不墜於一天之下四海之內雖犬羊鬼魅之頑蠢皆可以知天經地義之極天罔墜不可以詐知巧力之私而殄滅也又可以見夫我東之人守義殉道不可以兵技殺害之毒而屈其志也此其志雖不能伸於一時其功之光於萬世將與天壤同其久也是以於其時也凡我八域之人雖皂隸走卒之賤莫不鼓舞興作是豈無實而有是哉顧乃其間有名為士者而恬然無耻愬然無憂妄以斗筭蠡管之見不識光明正大軒天耀地之大義徒弄其吹毛洗垢猖狂自恣之唇舌指摘細小譏詆萬端噫是

奚異於蚍蜉之撼大樹庸妄之絕日月也只見其不知量之甚而其於先生之盛大德業何足以毫髮玷汚也

王原初 性淳書 戊戌十月

性淳開州末學素不聞道間嘗有以服先生之高風而心嚮慕者久矣往年逆孽恣行悖戾陰挾島夷鳴張之勢盡驅斯世直道之民欲以毀形以自絕於人類而中外莫敢枝梧其危間不容髮惟先生乃與二三君子奮起於草茅之中倡大義而從之遠近莫不雲合響應不終朝而散亡誅滅八域人士得存其形而免於禽獸以之天地賴以覆載日月賴以明山嶽賴以峙江河賴以流其爲 宗社斯

文之功從古迄今未有高於先生者也昔在神州陸沉之日許王家閻典史之徒樹立非不卓然大也一捧之土不能塞孟津之潰終於一死以自明其志也已曷若先生之舉切存一時澤流萬世哉天下之道在於扶正抑邪而其大者莫尊攘若也是以周之中興有方叔召虎仲山甫之贊焉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詩人則歌之夸耀于世管仲佐桓公懸車束馬以伐山戎責包茅之貢於楚仲尼則許之至有微管仲被髮之歎夫方召諸公身都將相之位仗天王之威靈不能使夷狄不敢犯而僅逐之矣管仲以伯者之佐用智與數詭詭卑陋其事多羞惡矣而聖人莫不取

而論之著列於經以示天下後世者為其天理民彝之所
由以存也今先生以巖穴韋布見人類滅而禽獸肆志不
忍憤奮無尺寸之勢而扶義一呼克成磊落光明無窮之
大業此豈口舌之所能一二哉性淳於先生未獲一接容
光而刺刺如此者非為飾觀聽之美以干於下執事竊為
宗社斯文之大幸

金斯文 演和 書

當舉義之初凡有秉彜之性者莫不贊歎之不容矣今則
大異於前日之議論此固可惡而中有文章博識自謂掀
動朝鮮者僂自怕頭而叫曰某之舉事不過一黃巢葛榮
輩也小子於是不覺力之綿說之苦而辨之曰今日衣髮
之保是誰之力也綱常之不盡泯者是誰之功也彼以煦
煦賤見敢論天下義理何其不恭之甚也且攻討倭洋之
人則其所主可知矣彼聞之又作贊義辭以告四方是甚
道理讀書者如此則其流風餘波之徧滿國中者不其然
乎所可恃者惟有公論在於百世之下矣

昭義新編卷之六

昭義新編卷之六目錄

外篇

李錦溪書

金聲遠書

趙致元書

趙孟浩書

魚叔心書

劉青華書

高斯文書

李錦溪柳恒窩書

李公明與遼上僉賢書

同義同門書

同志完議

讎辨

愚溪記聞

寶谷記聞

告曲阜孔夫子廟文

遼上營建聖廟通交

朝鮮歌

祭從兄直軒先生文

寶谷論

昭義新編卷之六

外篇

李錦溪

根元書 戊戌十二月

遭值萬古之大變老兄既仗義行權自任以綱常之重責
 則如愚之病拙者只合杜門自靖隨分求志而已幸賴義
 舉諸公之力尚得着衣冠全體髮而不死耳蓋自神州陸
 沉之後吾道之東寓已為數百年之久而今焉載晉及溺
 則天意豈不同還而復基於中華乎然則今日老兄自東
 而北暫住遼東地非偶然而已也愚向有純坤之雷旁枝
 之果云者蓋謂此爾願老兄毋自况以抱月友鹿之人而
 力加晦養以基來復之勢焉愚雖病拙亦得以愛葩聽泉

之暇整理舊業用贊出而扶持之功也

金聲遠

洪鍾書 巳亥正月

洪鍾窮鄉末學雖未嘗一日親炙於門下每從士友之後
泰山北斗仰之久矣况自乙未以來洪鍾於先生實被無
涯之恩尤擬一廁執燭之列捧弘規而賀鴻恩以遂生平
之願而山潛水杳勢莫自致鱗羽亦闊倏爾星霜數三改
矣在昔島夷陸梁羣小濁亂毀裂我衣裳犬羊我民人五
百年禮義冠帶之邦將為夷狄禽獸之區率獸食人之慘
將不旋踵而上自朝著下及閭井無一人能禦侮者上下
靡然千里蕩然而惟先生與共講春秋者崛起田間仗大

義而倡之俄然之頃揮霍旋轉使天地幾倒而復位日月
幾晦而復明數千里民人得以服此服髮此髮獲齒人類
者是誰之力歟然則洪鍾之頂踵毛髮莫非我先生之再
造豈沒身而敢諼嗚呼偉哉先生一舉天地不墜則其義
不泯河海不竭則其功不磨如洪鍾之愚雖萬口稱述豈
能形容其萬一哉且念成仁諸公捐鴻羽之輕樹泰岳之
重非有得於平素者濼而明於熊魚之分亦豈能若是乎
吁目今禍變罔極慘不忍見惟先生明於見幾不見是圖
超然高蹈萬里之域其自為謀則得矣而如洪鍾者不啻
如失母之兒日暮窮山踽踽乎莫知攸適所值之情可謂

憾矣

趙致元 嘉貞書 巳亥二月

今日天地八於窮陰上則外夷內逆打成一片而毀形之禍迫在目前下則邪術大張處處類聚將不知何以究竟言念世道正可寒心當此時也我先生以儒林碩德身任大義內為億兆之所依恃外為夷狄之所畏憚則皇天眷顧之意實不偶然伏願先生自愛慎重以副四方之望焉

趙孟浩 善書 巳亥二月

天之厄斯文甚矣內則真陽日消八域胥昏外則四夷交侵人獸同混于今士子之職只在於遵奉天地苦心保華

脉於既絕救人類於既滅而吾國惟吾先生以道自任片
片血誠死生不變先生可謂盡人之職衰世之大人也雖
然義理無窮而人見易蔽第願早夜兢兢善承權輿

魚叔心 中善書 巳亥二月

自臯比再于遼來徒甚眾衣冠講學存道經綸方有事先
師所謂一心胥勗則動鬼神勵精發憤則透金石者為今
日門下準備語也至誠感天地匡人桓魋終莫能售其私
亂臣賊子尚不敢顯行其所殺國之得有今日而八域生
靈尚保髮髻皆先生賜而前路亦有所恃而不懼也先生
之存如山斗華脉道線賴不墜了此其大功業有光於前

古有辭於後世是皆萬口所共說而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

劉青華

錫東書 巳亥三月

丈夫所遇不幸辛艱如此而不怨不憫處之泰然平生一心發於義諦一言一字懇到無餘直與尤翁之忍痛含冤迫不得已八字意相表裏雖以錫東之駸馱猶以見大君子任道若是之重且遠矣

高斯文

承鍊書

乙未之禍尚忍言哉內則奸賊弄國柄外則夷狄亂華制卒至乎辱 主上弑 國母毀我父母之遺體裂我先王

之法服當是時也所謂蒙 君恩食 君祿者舉皆袖手傍觀無一人出以討賊而獨也先生倡率同志舍死舉義事雖不如意而剃髮裂裳之禍見止論先生之義之功則日月不足為明泰山不足為高河漢不足為廣也

李錦溪

根元

柳恒窩

重岳

書

巳亥八月

今日天地遼榻雙高早夜相對性靈和樂理義精新著為文章者滾滾如大河磊磊如泰山全不似旅困中出來令人不覺心眼開豁腸肚張旺而繼之以欽服無已也噫乙未之變以若我東之禮義正邦酷被亂賊夷戮之禍而堯舜文武之華夏一脉孔孟程朱之道學餘緒環顧四海寄

存無地痛哭慘慟尙忍言哉於是二公爲列郡忠義之士
所推而起滿腔熱血仗鉞號咷得誅數三賊黨而火急之
禍賴以停止天下萬國知有綱常之大道邦內萬姓得全
父母之遺髮則其義功之赫赫光顯可謂軒天地爭日月
而將有辭於百世矣雖然二公之志豈但止於此而已哉
蓋日夜有望於天誘 君上而奮發神武之志宰臣百官
同心協贊以掃除外內之醜逆以光復小華之典章以成
風雷盛壯之勢以乘天地正大之氣而長驅中原廓清腥
羶以布堯舜孔孟羣聖賢之道以伸華夏舊族數百年積
屈之氣於一朝也奈之何氣數人事有感無應而終於渡

江得與多少同志之以死相從者共尋管幼安之古躅準
保華脉聖緒於其身也然其眷眷一心常不忘乎故國深
懼 列聖先正五百年風化之文獻寶蹟大備而炳煥者
將至消滅也遂爲此哀輯剖劂之計旣以通告於八路之
士又以別告以同門之友又於其有名望著於世者不計
知與不知而特告之此可謂本於惻怛之仁而爲之以苦
心血誠也二公前年之倡舉旣有擬乎春秋懲惡之義矣
今日之經紀又是出乎春秋褒善之義而盡將綴拾於前
天地之大終以爲後天地大始之基本其情則戚矣而其
事則誠不可已也鄙等雖極懦劣亦有秉彛之性未盡泯

滅者則豈敢不慕嚮而汲汲周旋也

李遜菴

明

與遼上僉賢書

戊戌三月

嗚呼天下之生久矣未知往古世故 國變之慘不忍言
倘有如今日者乎古之君子所以傷道憂國至於迫不得
已之舉又有如今日執事之為乎今日之事萬古以來所
未有之變也執事之為萬古以來所未有之舉也世有降
而變益大變有行而責益重大禹之抑洪水周公之驅猛
獸孔子之討亂賊孟子之闢淫邪皆以聖人之德值仲叔
之運然其攘禍排患之地靡不用極至宋宋天子不知其
德與古聖何如而所遭之難則有過焉所以竭力於尊攘

衛斥而不容少懈蓋此勝則彼負彼強則此弱而未有能
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者也嗚呼我毅翁夫子擔得他
六聖賢之後車而其具不能無讓其遇不啻倍蓰則豈不
難哉要當百倍其力以俟歸宿而其根本所在又不外僉
君子自治之如何耳夫天下物事莫不有陰陽大分而陽
為主陰為賊以家國則亂逆是忠孝之賊以天下則夷狄
是華夏之賊以物則禽獸是人類之賊以道則淫邪是正
學之賊以心則人欲是天理之賊也人情孰不愛忠孝而
惡亂逆然施於用也鮮能不失其愛惡人情孰不向華夏
而背夷狄然及夫為也鮮能不易其向背人情孰不貴人

類而賤禽獸然發諸行也鮮能不迷其貴賤人情孰不是
正學而非淫邪然著乎作也鮮能不雜其是非蓋其自家
一心上天理人欲陰陽之大分有不得定矣古之聖賢所
以大過人者豈有他哉從本原處常加戒懼精一之功使
天理為主人欲不得以間之然後以之誅亂賊而亂賊伏
其誅以之討夷狄而夷狄服其討以之排禽獸而禽獸不
敢橫以之闢淫邪而淫邪不敢熾此所謂本整而未理體
立而用達本未整而未有理體不立而用有達未之聞也

同義同門書

戊戌九月

李嗣瀝金華植等謹告同義同門諸公執事竊以我毅菴

先生當亂賊讎夷弑 妃辱 君滅華夏四千年正脉壞
祖宗五百年重典毀服薙髮禽獸一國人類萬古天下所
無之大變舉義先倡為之討賊復讎伐夷扶華雖力弱不
能復讎終乃出疆準保華夏典型以基來復抑亦萬古天
下所無之大忠大義是以舉世服其義 君上嘉其忠天
地之將眷顧鬼神之將扶護矣噫彼亂賊黨與受誅之子
不能蓋愆反思濟惡前者先生之暫還家瀟之子敢讎之
挾七暗犯神明所佑彼莫售計今聞奎軾之子亦復效尤
為將生心固不知虛實而不勝駭愕痛惋揆以義理則亂
臣賊于人人得以誅之誅亂賊先治其黨與春秋大義垂

之萬世而不易者也今日之亂賊之黨與寔萬古天下所無而特甚者先生以大忠大義爲國家爲綱常而誅之也國人皆曰可誅是國人誅之也非先生之私誅也彼之子何敢讎之彼則問之千萬人問之千萬世必無不曰亂賊之黨與也先生則質之千萬人質之千萬世必無不曰大忠大義也既曰忠義既曰亂賊則彼之子何敢讎之古今天下果有一箇半箇亂賊受誅之子生心讎其誅者而報之者乎然彼不以顯法而獨以暗犯則其不可讎之渠亦自知也渠自知而如此者無他亂賊橫恣而義理晦塞故也亂賊已矣滔滔時人不之大驚於是甘心於弑

妃也甘心於辱君也甘心於滅華夏正脉也甘心於壞祖宗重典也甘心於毀服薙髮人與己之爲禽斂也而以之晦塞義理至於罔極也豈獨彼之子之罪乎論彼之子之罪則私護其父之黨賊而謀害公天下之忠義私護黨賊以害忠義則厥罪反浮於厥父是可口容之則將使萬世亂賊得以肆萬世忠義無所容而君父之尊綱常之重不復見於天地之間決非可以薄物細故視之者也苟有一点義理存着世間其已被刑戮久矣若以吾輩爲先生之地則吾輩於舉義初苦懇先生主其事而使先生受其禍當何以處焉昔夫子以顏淵爲死而顏淵曰子在某

何敢死若夫子不在顏子之所爲可知也今若使先生受禍而吾儕獨生而不報讎而死罪可容於天地乎勢可上告下告則告而爲之勢不可告則當顯然合衆力而爲之雖爲如豫讓之事可也然何待遭變而後爲處變之道宜有變未作而先爲之地者矣夫匡人桓魋其於德何且彼或終思不可讎誅而報報之必滅其身家則宜無此理然事變亦不可測吾儕宜亟相通告各各明心盡力察其動靜苟得苗脉當據人人得誅之義亦用上數件事殺之除害可也不諒義理者或以爲過然刑亂必用重典苟力可及則此時用此未爲過也然濟世惡害忠義則不爲大驚

護忠義殺濟惡則反以爲過於理甚不當雖人心昏黑不諒義理之甚者豈至是境乎可殺必殺斷無疑慮矣如未能然更當馳告先生在處以爲戒心之地幸甚

同志完議

朴良洙著戊戌十一月

謹呈同志諸君子完議事竊伏念五倫之目師不與焉以其包之也故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此固常理其或不幸處人倫之變目見師門有患難則如之何當以畏匡之義處之而已其言曰子在某何敢死以此推之子不在而某何敢不死明矣故其所在致死之義與君父同噫其嚴矣豈惟師之爲然將幕亦有焉朱子所以以劉虞故吏特書

於綱目而為萬世義士之勸也恭惟我毅菴先生以斯文
宗匠遭值罔極之世變 毋讎不得不報 主辱不得不
雪小華不忍使夷生民不忍使歟強撤臯比爰舉義旗抵
此扶持之功足以基七日來復之勢而可謂考三王而俟
百世者也故上自持論有志下至僮愚輿賤不謀而同曰
吾髮義旅之功也然則義旗之下不討亂賊不誅黨與所
謂義旅者將安所事雖孔孟當之亦未有差殊矣頃年奎
軾之勒削權瀟之拒義世所共知噫渠輩以勲名之裔衣
裳之族當此天地間創有之大變揚揚乎少無持難色宣
布其文字奉行其約條處心積慮惟在於附逆賣國用夷
變夏此非亂賊之爪牙讎夷之佞鬼而何哉所以身仗義
誅正合春秋人人得誅之訓黨與先治之法而舉國無異
辭者也夫豈毅菴私之乃萬人公之安有讐公誅而欲報
之者乎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
復讎此推刃之道邦國交讎之不受誅謂私殺之也故子
可以復讎受誅謂有罪公誅也故子不可以復讎若於此
逞毒則乃推刃非復讎也故國人交讎之周禮謂人掌人
之讎亦曰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謂義以殺人者
不可讎之讎之則反死也然則權金之死公誅耶私殺耶
毅菴之誅義耶否耶理甚昭晰不待辨明然彼其之子非

理含讎謀害吾師噫嘻痛矣夫三尺童子始讀史略書者至無知也若問之曰四凶家讎大舜正卯家讎仲尼而欲害之何如云則必驚愧而叱之矣今夫彼父之斲爨倫蔑王章不啻若四凶正卯而義舉者所以敵吾君所愾順先王成命雖無大舜仲尼之位足以行大舜仲尼之法亦童子之所知也彼既不能熟諫其父救陷不道又不能學德改行思蓋其愆彼不孝之罪固難免君子之誅又况藉名復讎實濟其惡橫行而無憚焉則必至殲殄無類然後乃已此理之必然者也苟非豚魚之愚梟獍之頑詎至於此哉渠亦自知理曲不能正名執言故或潛身昏夜有若穿窬或藏踪秘跡舞金購盜豈非自反不縮而然耶渠亦人類尚有知覺亦有耳目奈何執迷怙惡一至於斯噫世變既無前此變亦無前不可尋常應之而聖賢所處之義經傳所載之訓有如右論者蓋其慮患於後所以戒心於前究彼之邪所以辨我之正矣竊惟僉尊執事或親炙或共義想此處義無異同也茲不揆才弱敵強敢爲致死禦侮之計先此立議星火輪傳凡我同業同義所在逐座計程俾無一士友不聞不知云爾

讎辨

李正奎著戊戌正月

有客來言曰今聞開化賊黨受誅之子欲害毅菴云吾子

得聞乎曰吾亦聞之客曰爲其子者容或然也於義何如
曰吾不知其容或之說也若合義則只曰至當何必曰容
或若不合義則亦曰大不當何可曰容或哉嗚呼子之所
謂容或者豈非以在殺菴則不得不誅在其子則不得不
讎乎客曰然曰有大不然者殺菴之誅是則其子之讎非
也其子之讎是則殺菴之誅非也何也天下之義理初無
而是雙非故也請遂明言夫制律立義垂詔後世使無賢
愚上下而皆得以由之者非周公孔子乎周公制律曰凡
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孔子作春秋而傳者曰父
不受誅子復讎春秋有法不曰人人不得殺而曰人人得
誅不曰不治黨與而曰先治黨與然則殺菴之誅義乎否
乎彼其受殺乎受誅乎既曰義誅既曰受誅則在勿讐乎
在當復讎乎若慢侮周公孔子而不法是夷狄禽獸也爲
夷狄禽獸者固不足論也雖廢錮剝傷中至庸下愚之人
既曰人也焉得以不法周公孔子乎且君父誅罪或使刑
官正刑或使金吾賜死爲罪人子者將讎其刑官與金吾
乎客曰是則君命也焉得爲讎乎曰在討捕之任者未必
一一稟於君而只據法行之人不爲非爲其子弟者亦不
敢讎焉是則何也客曰雖未必一一稟君君既授之以此
職則亦君命也非自擅也曰嗚呼子以爲殺菴則自擅乎

爲刑官金吾討捕者奉君命故不爲擅也則奉皇天之明命受文宣王之嚴詔依我 列先王之大典誅萬古天下所未有不道之罪者獨爲擅乎何爲奉天命此未必稽經訂傳以爲深辨也就其易見處言之人皆曰人心卽天命當綱常盡滅人歟大判之日環東土三千里圓顛方趾者孰不欲殺菴之起也其欲也又非翹大早之祈雨飢渴之求飲食也孰不欲化黨之誅也其誅也雖千斬萬戮糜骨齧肉不足爲快由此觀之所謂奉天命者十分丁寧乎否乎所謂文宣王之詔者智愚皆所說也所謂依我 列先王之大典者我 列先王一遵周公之律孔子之義以保

我 宗社生靈垂法于後雖分毫錙銖莫敢或貳是豈非依我 先王大典者乎且以時君之命言之擁蔽稍開之日 君父獎與特下斷以爲義之 諭亦不可謂無君命也客曰以義理言之固然以私情則無旣也於彼豈可以義理責乎曰惡是何言也若如子之言也不責之以人責之以禽獸可乎父子雖曰一身其善惡可不同也世上天下焉有父惡故故濟其惡之子乎又豈有以其父惡而絕其子爲善之理乎且子以義理私情棟別言之何其謬也天下未有合義理而不宜私情者宜私情而不合義理者也故私情而外義理則非正人之私情一亂賊之私情也

且雖以私情言之逆黨之受誅者無非我先正先賢之後裔也彼所謂私情者豈非只知其父不知其祖也乎乃祖之以忠孝成立如升天之難而傳之世世爲士大夫家彬彬赫赫豈不羨乎以乃父之手而覆墜滅絕且驅其子子孫孫而入於禽獸之域則其罪在其家亦果如何是則雖其子者少有人心則寧不至痛乎乃祖在者毅菴必在所與而不在所讎矣然則焉有知其父則不知其祖之私情者乎古人曰飛者知父走者知母惟人知父母與祖彼欲自托於飛者走者而忘其祖乎且使已死之父添其惡名倍其罪於史家聲討之筆彰其迹於街童走卒之口爲茶飯號名則可以爲榮乎吾未見其爲私情之得宜也客曰然則爲其子者宜何所處曰向聞之犯邪學之誅者子孫皆曰讎學此言切當也彼其之子亦當讎化誦法孔孟之道義遵守乃祖之典型使覆墜門庭至誠復古舉世皆化我獨依然守舊舉世皆讎我獨誓死爲人則復雪之義莫此過也爲孝之道莫此若也不此之爲而反爲於不當爲之地不亦愚乎客曰雖然爲其子者於毅菴也都無所介乎曰是則不能無不忍之情也如我國死於白門外者子孫不向白門受誅之子孫不接其時刑官此非爲讎於白門與刑官也爲其子孫不忍之情也如此則庶或然也若

懷爲讎之心則不亦悖乎彼則姑舍以時人言之苟知人之可貴歎之可賤忠逆之可判宜乎至痛在心也若至痛在心則萬目所見萬口所出必將同然一辭雖屋下街頭謾笑之際亦當不或有扶此之不力而斥彼之不嚴乃不如此而反濟彼之曲見抑此之大義復讎保形伐夷討逆歸之毅菴私分事而在其爲讎吾不知此何氣數也嗚呼痛哉爲讎之漸不在彼而在此也孰謂人心之不正天理之不明乃至此極乎客無言而退乃書其說噫乎之爲此非徒爲明我地也亦爲受誅化黨之子孫也

昔鯀湮洪水而舜誅之禹不以為怨蓋以私則父非死於舜之誅死於湮洪也子嗣而治之則可以贖父之罪以公則以大聖人惻怛之心急於億兆之領顛不忍須臾寧也然則舜實無與於誅禹亦無憾於舜皆明知天命之所當然者也今此開化之害不啻若洪水也彼其之子若能效大禹之心跡卽日起義與爲毅菴之事則雖其人品高下有不同掃清之期不能如洪水之可必然其烈烈之義赫赫之功實不在禹下將有辭於萬世誠可爲百世師不此之爲殊可歎也然固難遽責於凡常人故以不能無不忍之情爲言或有容言之君子可恕之也耶正奎更跋

愚溪記聞

崔永尚錄

問世人皆以先生之誅權金諸賊謂之戕殺長吏曰人心不正天理不明忠逆不辨議論多乖吾請先言義理後言事實可乎夫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先治其黨與據此義也凡爲泳孝吉潛鷹犬爪牙者勿問大小皆可殺無疑但誅之不可勝誅姑擇其尤甚者與教之不政者而誅之耳當舉義之初諸郡守令皆奔走供給服罪不暇惟忠州觀察金奎軾平昌郡嚴文煥勒剗尤甚招倭攻義是則不待教而誅者也惟清風郡守徐相耆雖先自剗而情有可矜初欲恕之而衆不聽故竟不免焉至於丹陽郡守權瀟是

遂菴先生之孫也又有讀書名者也又素嘗親知者也苟有一分可恕之道寧不求一條活路耶渠始聞舉義則曰所謂義兵是何義乎是則以弑逆天故看作當然事也又曰君上剗誰則不剗是恬然乎君父之受辱人類之爲歟而弘吉之心爲心者也責之忝祖則又曰古亦有韓侂胄是不有其祖而甘爲亂賊者也責者又詰曰賊是逆乎云則強應之曰世皆稱逆故我亦以爲逆也是則斷斷信弘吉淵搏之非逆而特迫於人言不得已而謂之逆也問其言而知其心視其心而迹其事是與弑妃辱君之賊一乎二乎奉天命而行大義則是在可殺乎在可恕

乎夫讀書者將以明彞倫識義理也無彞倫無義理者而猶謂之讀書人可乎若此者雖親兄弟猶不知所以處之又何可論其親與不親耶

寶谷記聞

丁酉冬弼熙過忠州鳳凰店舍隣里士民坐說義兵時事一人曰雖倭人亦知義兵之爲義也吾與佳興倭酋長面熟彼筆話曰貴國稱禮義之邦而實不足觀也近日貴國所遭莫甚舉國漠然無事只有柳某等人起而有事實貴國忠臣萬古綱常所在貴國乃以錢穀事構罪匪徒驅逐出疆禮義之邦固如是乎我國洋人開化之初秉義闢洋

死者千百計國內尙容守舊黨弼熙昔聞之安下沙倭人在堤邑見省齋柳先生斥倭洋文字抽筆題尾曰義理文章筆端又淇汝質言泳孝毀服時以闊袖行清風路中遇倭人執袖涕泣曰我國開化前亦有闊袖服見此服不勝慨傷加平李華菴門生服濶袖行猝遇倭兵一隊初意其必見辱乃反示欽歎意而去近聞之金汝中言其姪一人欲探倭情見倭公使曰我國形勢無可忌憚旣爲開化有不能如意爲之何故曰何所憚而不爲惟憚有義兵曰義兵今盡散何憚曰今雖散安知不因事端復起義兵人心所係可畏者人心噫今日開化輩世所謂土倭也土倭

有不如真倭種子

告曲阜孔子廟文

維 崇禎二百六十九年歲次丙申八月癸亥朔七日巳
已後學朝鮮國李弼熙敢昭告于先聖師孔夫子伏以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仁義夫子立配天地天地之間上下萬世盛德大業貫
徹盤際溫良恭儉元氣太和溥博淵泉神存化過四教不
倦時雨達材七十三千斐章悅來由百等百實未有盛天
不以位命有前定爰有大事六經是修詩書禮樂大易春
秋叙秩命討制度威儀範圍曲成包括無遺祖述憲章堯

舜文武文武堯舜于極溯古詔後開來思孟程朱垂之無
窮正宗源流有夫子在如許其大卽一太極樞紐萬化憂
患世道厥有衰微敦倫亂賊猾夏蠻夷所以春秋大義數
十懼亂尊周昭揭星日寔定王法萬代作程德非禹湯賴
可治平漢唐宋明未盡善治大綱萬目或正或備天地氣
數屈伸盛衰遂使九有而陸沉之五常三經六經四子禮
樂刑政文物之美噫可忍言汗穢壞滅闢闢以來一大變
極以我夫子大道大經莫於中土容存而行惟我朝鮮海
外偏邦箕聖來君寔有耿光九疇秩秩八條赫赫爲小中
華見稱萬國氣脉流遠于時有保羅麗中微風俗猶好至

當國朝。皇明是戴崇尚文治卓異前代非特禮制悉遵
華夏亦有道術惟古擔荷粵自陸沉獨守周禮支柱宇宙
垂三百禩辟哲臣正賢儒儘多賢儒著者靜退粟沙惟宋
文正一生乞乞學宗武夷志復。皇室蓋夫子道全體大
用暨春秋義之大一統天下無道只於此存天心所在良
不偶然噫彼洋倭夷降爲數五行汨陳人鬼雜糅滅絕彞
倫瀆亂貨色天地帝王億代亂賊陵轢中州于雪加霜汎
溢于東莫遏懷襄時有賢人曰華重省草萊隱德憂心炳
炳黜私奉袞攘夷尊華一揆相承持正斥邪大禍益迫乙
未之歲內賊外夷行弑勒荆非歟則死人民氣塞陰極剝

陽天地崩薄三賢徒弟揭旗奔走唯其主倡我師曰柳經
常掃地禮樂淪糞勸夫子道到此墜盡伐夷扶華討賊復
讎仗夫子義一國同謀承師苦心顧天明命不可得已辦
死究竟小子弼熙左右後先敵強力弱勝筭有難西行告
急華夏古族古族雖多莫我爲力此來曲阜謁夫子廟深
衣緇冠虔恭有告杏壇風來如在洋洋洙泗雲捲皜皜秋
陽幸尋遺躅想像幃覆實望聖靈眷顧冥佑念我夫子神
聖昭徹日月鬼神一二二一闔陰闢陽旋乾轉坤造化機
括妙不可言顧瞻神州越瞻東方助發雷聲陽春化長喜
見道泰魚躍鸞天壽斯道脉於千萬年

遼上營建聖廟通文

甲錫元蔡洪斗邊錫玄等謹再拜馳書于僉尊章甫座下
竊惟毅菴柳公當乙未夷鯨之變行春秋討復之舉雖氣
數所限未能掃除讎賊盡復舊制而使東土數千里至今
日免爲漆齒之氓此其功不下於抑洪驅鯨而永有辭於
天下萬世者也嗚呼以若儒林宿德行天下大義而身且
不得見容顛沛至出疆天意所在殆未可知而得此一隅
於兩國閑界者亦非偶然也蓋其所執之義則萬古華夏
一脉墜盡之餘千辛萬苦準保其典型以待來復固其宗
旨而所以保華復陽之道實在乎讀書講禮之事也適有

一士友適魯而還奉陪孔夫子遺像將經紉一室春秋享
祀又以朱子影幀及我東諸先生次第從享略如滄洲釋
菜儀仍與幾箇同志或講會焉或飲禮焉近者悅而遠者
來革其舊而圖其新使雕題紅堯之域化爲俎豆簪佩之
場則豈但爲一時一邦之幸竊以爲 皇明屋社後幾千
年華夏正脉不容於中國而寄于我東今又不容於我東
而返于中國歟凡我冠儒服儒者俱以 大明遺民讀孔
朱之書歎華脉之已絕慨天道之遲復苟有 先王先聖
之典章影響者愛惜保護靡不用極今於此論想必聞之
太息而樂爲之共力也豈以在國去國而有異哉鄙等既

知其彼中顛末不敢不相告伏惟僉尊垂仁裁納焉

朝鮮歌

金永祿著

庚子十一月

環海大陸連萬國東方一隅曰朝鮮人文始闢唐堯世檀
君立國號朝鮮大禹平水塗山會扶婁入貢自朝鮮箕
聖東渡設八條仁賢之化洽朝鮮爾雅明是周公筆奚取
冽水稱朝鮮魯叟曾發浮海歎庶見神化及朝鮮東侯怒
燕擬問罪尊周高義始朝鮮留侯東見滄海士博浪大椎
起朝鮮唐宗一敗亦緣數誰勸天威示朝鮮吾祖朝宋墓
太廟眉山贈詩送朝鮮紫陽問答載方冊風俗淳美贊朝
鮮朔庭隱憂語南醫事大真誠見朝鮮圃翁首建背元策

陽德自此布朝鮮 康獻創業 洪武世受命天朝統朝
鮮朱註書經頒賜日 帝曰勗哉爾朝鮮聖神相承治教
洽制度文章彰朝鮮儒運一同千載下學校于今遍朝鮮
肆昔壬辰漆齒變 神皇眷顧復朝鮮陪臣效節潘河役
天褒丁寧降朝鮮痛矣兩城要盟後一片他石立朝鮮仙
清昆季並一義遺風凜凜鎮朝鮮著節虜營三學士芳名
至今傳朝鮮 皇京蕩覆冠裳毀九義携手渡朝鮮有君
寧祖臣大老大義堂堂動朝鮮文純創立萬東廟崇報
義舉聞朝鮮禁苑示設伸誠地一脉王春寄朝鮮朝宗川
上又行廟祭楚血誠寓朝鮮道東分明天意在朱箴浮海

入朝鮮西鬼媒孽始妙綿華門扶抑著朝鮮曲從人論曾
見逐焦爛大禍起朝鮮開化新法斯大行十七種夷亂朝
鮮有友更被陳歐禍折軸異徵警朝鮮禮義盡亡宮變作
曆書新稱大朝鮮十逆凶鋒及壺位營營大欲易朝鮮子
夜宮庭剃刀閃萬姓相扶哭朝鮮取君賣國何其極腸倭
頭倭滿朝鮮義旅先倡湖左路萬死心期保朝鮮瓜牙先
伏黨與誅義聲烈烈振朝鮮黑死全局方下手挾令一出
誤朝鮮討逆倡義云何師國賊敢言爲朝鮮數子能擇熊
魚判奮身快死扶朝鮮西行本非偷生計薪膽念念向朝
鮮七義八壯昔聞風遺裔欣迎問朝鮮嗟我同伴諸君子
百倍勵精報朝鮮 玉篤未還大葵晚撫膺日夕望朝鮮
姑停削髮莫云幸寇賊騁馳弄朝鮮一旅興夏三戶楚有
誰不可今朝鮮環顧宇內大同勢碩果猶望我朝鮮一聲
雷雨堅冰解快觀文物舊朝鮮把酒清晨相語久遙看紅
日上朝鮮

祭從兄直軒先生

音應

文

李習齋

嗚呼天乎冤哉以若先生之節義而尚不得見伸於世也
此非但為先生冤之也實世道生民無窮之憂也然先儒
荀况有言曰昊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氣
數往則天道返矣吾其少埃之哉嗚呼春秋不書魯敗例

也而於乾時之役特書我師敗績爲其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也綱目書翟義朱雋之類亦然也此春秋綱目之大義也夫乾時之役爲納子糾而非問桓公見殺之故也又旣敗之後殺子糾執送管召而納欵則其事雖曰無謂可矣聖人猶特書而獎與之者爲有國之讎萬世必報而不可忘也在昔乙丙倡義也顯討倭虜讎國猾夏之罪而凡有敵於義旅者又以春秋討賊先治黨與之法從事焉及其事不諧則或致命遂志彰其節義以存天下之大防焉或踰山蹈海潔身守道以竢天下之有清焉苟使孔朱復作則其獎以大義而以爲國邊人聖人徒也明矣今之人乃

曰其事可罪而思覓鹿癡或歸之徒死無名或歸之專由偷生甚則歸之匪徒逆黨焉此輩人非徒昧於大義也若有王者起顯行天討則當伏黨與之誅而不見容於覆載之間矣實可哀而不足惡也然滔滔皆是世有幾人能識先生之大節爲貴而將與世道同屈伸也哉

實谷論

李習齋

實谷先生李公弼照壬辰討倭功臣忠武公諱舜臣之後孫家世名武而門高族大世無比並故其篤於忠貞而憂樂國之休戚迥出常情粵自丙丁國家與倭講和旣常隱憂及至壬午倭洋羣醜盡入疆修好而國中許立天主

堂又延西師學兵技名武家多作進身之路時輩欲引之
納諸學徒公知其為 宗國將覆之禍以為吾以世臣家
子弟縱不能隻手掬正安忍推波助瀾於其間哉乃不日
下鄉以讀書修義為畢生計聞省齋柳先生德學為時大
宗師而又以聞聖放邪尊華攘夷為處世之第一大義即
趨門下托跡以為依歸之地自此早夜孳孳積以歲月崇
德明義見重士友省翁沒後又師毅菴柳先生而先生每
以畏友待之公之德義之大已可知矣至乙未賊臣弘集
吉濬等締結倭奴撤拾玉均泳孝五逆之餘謀行弑 國
母之餘毀服削髮上及 君父下逮一國臣民四千年唐

虞禮樂二千年孔孟道理五百年 祖宗典型一時泯滅
中華人類夷狄而禽獸焉其慘毒之禍急於洪水烈火之
滔天燔穹於是公承毅老倡議而以冒萬死舉大義掃除
亂賊夷狄而復讎保華為心其同門友李公春永安公承
禹即起兵於砥平赴堤川推公為將設伏於丹陽首破賊
兵既而為賊黨內應者所沮擾軍遂不振眾議乃推毅老
為主將斬其沮擾者而軍始振進拔忠州退據堤川名威
大振一國響應內賊外夷皆知所懼勒削之禍得止而春
秋討復尊攘之大義復明於世其功豈曰淺淺乎哉公佐
毅老入則為副軍帥出則為別募將盡心殫力為勞實多

又以毅老命往海西謀募兵而事既不該遂入中原謀動
華夏古族引爲己援又不該因走曲阜謁夫子廟將舉義
之由爲文告之獲奉夫子真像二本返于本國戊戌春毅
老再入遼也以夫子真本追至毅老大喜以爲吾儕慟莫
復讎保華於一國約與同義同志守之於身而夫子真像
從其嗣孫衍聖公名令貽而來者適至當此西鬼極熾而吾道已
熄之際營立聖廟於此以爲講守春秋之地不亦宜乎公
乃以爲不可已之事至誠經營焉其爲今日陽類中磊落
大丈夫而見重於天下也宜矣然或有議者曰此公親老
在堂而去國從桴未知如何噫公豈不參量而然哉義有

所不得已也語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公之孝心自
不下於古人而其往往哭泣不堪曠省之懷令人可悶也
然生三事一以死報生古之道也昔孔子轍環天下臣於
厄陳蔡畏於匡顏子未嘗以顏路在而不之從焉近日華
西李先生當丙寅洋擾承召奔問時所傳聞漢師朝夕
且陷入者無生還之理而重翁省翁及他諸公皆有親在
而生離而作死別蓋其所在致死視其緩急之如何耳今
公既承毅老命辦死舉義又力勸毅老主其事定以始終
死生毅老在異域尙多危險且保華大義仗公公若辭以
親在不顧毅老之危險保華之大義而獨自歸家而在焉

則於義可當乎於心可安乎公既又有伯兄長姪得以孝
養其身侍毅老同危險共大義而以時徃省者正所以叅
量義之不得已者也吾無間然矣此實爲爲人弟子之柯
則而又爲今日同義如公處地者之所講服也以故冥幘
書此爲有議者解惑云

昭義新編卷之六

